

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

海天佛国谋杀案

范青 著

到了六七十岁的年纪，除了那些特别出色的人还有异性倾慕，普通的鳏、寡、孤、独，容易通过“正当的渠道”遇到合意的人吗？

如果遇不到，长期孤寂，人的欲望就会停止吗？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海天佛国谋杀案



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

范青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海天佛国谋杀案 / 范青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9

(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)

ISBN 978-7-5399-5515-5

I. ①海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2022 号

书 名 海天佛国谋杀案

著 者 范 青

责任编辑 胡 泊 刘 佳 王一冰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515-5

定 价 2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棋子 001

海天佛国谋杀案 029

听出来的凶手 133

棋子>>>

爱梅扫视一眼对着电视发呆的郭小峰，她刚刚洗完碗从厨房出来，接着，她有些好奇地偏过头问：

“爸爸，你今天晚上怎么总是出神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郭小峰心事重重地回答，又独自出了一会儿神，才又没头没脑地补充了一句，“可能是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人。”

“谁呀？老朋友？”郭爱梅也随口敷衍了一句，她这时正举着手里的冰棍儿思索是不是到厨房换一支？现在草莓味的她不太喜欢了，巧克力味的倒是百吃不厌，来个脆皮的？

“不是，这个人是我们局法医小史的老同学。”走向厨房的爱梅听到爸爸郭小峰的声音，“几年前他妈妈死了，开始当成意外，其实是谋杀。”

爱梅终于又走了回来，手里举着一支终于确定下来的玉米味冰淇淋。她心满意足地咬了一口，坐到了沙发上，开玩笑地问旁边的爸爸：

“真的？案子是不是像小说一样离奇，你们无意中发现了问题，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找到证据，把凶手绳之以法？”

“恐怕不会像长篇小说那么离奇，”郭小峰回答，“中篇只怕也达不到，我没费任何力气就获得了铁证如山的证据，尽管功劳归到了我身上，但其实案子并不是我破的，虽然我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，但其实，我只是一局棋中的一步，一枚棋子而已。”

这次爱梅真的有点儿好奇了：

“哇！爸，你这个刑警是棋子呀？到底怎么回事儿？给我讲讲？”

略微犹豫片刻，郭小峰点了点头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又沉思了片刻，轻轻呼出了一口气，开始讲道：

“案子虽然简单，说起来也不短。事情是这样开始的，几年前有一天，我们局的法医小史找到我说，他的一个高中同学找到他，似乎对他母亲的死很烦心。‘怎么回事？’我问他。小史告诉我，几天前，这个同学和妻子晚上回家，突然发现妈妈躺在地上，一时惊慌失措，然后发现桌上有一盘吃剩下一点儿的牛肉，而那个牛肉本来是来药耗子的，立刻感觉不对，赶紧打120，但人早死了，解剖证明，确实是鼠药中毒。”

正津津有味咬冰淇淋的爱梅听得愣住了，少顷，她哆嗦了一下，忍不住插嘴说：

“有这样的事？看来环保专家告诉我们要生态防鼠真是太对了！这样死——死得——死得——多滑稽！”

郭小峰微微眯起了眼睛：

“是呀，后来处理问题的警察了解到：按道理，他们家人都知道这盘红烧牛肉本来是放在地上准备毒耗子的，但是牛肉的来源是餐桌——他们家买了很多牛肉，做了一大锅。唯一的区别，就是把人吃的牛肉拌上老鼠药，然后用盘子盛好放到了地上。这就有弄混的可能了；而最糟糕的是，盛毒牛肉的盘子和人用的也差不多，所以很容易弄混。”

“这么说是个意外？”爱梅迟疑地问，但随即又否定地摇摇头，“不对，刚才你好像说是谋杀的。”

郭小峰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：

“对，刚开始确实是当成意外结案的。因为派出所的民警了解到他们家庭一贯和睦，没有谁有杀人动机。经调查，确认最可能的情况是：当天夜里保姆慌张着去看儿子，结果把盛毒牛肉的盘子错放到桌子上了，以至于死者搞混了，以为是人吃剩下的，后来出于死者自己才知道的原因接着又吃完了。当然，关于盘子，老保姆是一口否认，可据他爱人还有邻居说，老保姆经常丢三落四；另外，邻居也都反映：死者极其节俭，不容忍有剩饭，拿自己当泔水桶，喜欢最后一扫而光。所以几个因素互相印证后，派出所就当意外结案了。”

“你能不能给这里的人起个名字？他、他的我都听混了？”郭爱梅忍不住插嘴。

“也对，小史的同学，哦——我姑且叫他刘小刚吧——”

“你起名字总这么俗，”爱梅立刻叫唤着数落道，这名字又勾起了她对自己名字的不满，“就像我的名字一样！这个也是，

一听就感觉到你的水平、品位，唉！”

“好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为了你的名字你已经抱怨我七八年了，这次你能不能让我顺顺利利的把话说完？”郭小峰有些气鼓鼓地冲女儿抗议。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爱梅悻悻地皱了下鼻子，接着赶紧问本来就要问的问题，“老保姆弄混了，那他们呢？也没意识到？”

“当天还巧，刘小刚吃完饭就陪老婆先出去，到他妻子的同学家去了。老保姆收拾完后离开，因为是晚上去看儿子，所以第二天早上才回来。他们夫妻当天回来也很晚了，家里没有其他人，所以他母亲中毒后没有及时救治，因此死掉了。”

爱梅歪着头想了一会儿。

“听起来一切都没什么不对呀？”

郭小峰淡淡一笑：

“当然，所以最初才会当意外结案的，警察也不是随意就定性的。现在回到刘小刚身上，做为死者的亲生儿子，似乎是不太接受人人都无罪的结果！因此很想找个行家倾诉倾诉，隐约向小史透露出保姆有罪的意思，因为这些家事都是保姆做，很可能保姆把盘子放到了桌子上，挟嫌报复，至于什么嫌他没说不清楚。我听后同意和这个人谈谈，因为倘若有很强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动机，谋杀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，你知道，职业病，不能容忍有人逍遥法外，尤其是谋杀者。”

爱梅的眼睛终于全神贯注起来。

小史告诉我，刘小刚是个表面不算幸运其实却很幸运的人，所谓不算幸运是指他十五六岁时父亲就过世了，但事实上这也可能是“祸中福”，要是有个酒鬼、赌鬼或者色鬼的爹，那可能还不如没有，当然，这只是我的观点。刘小刚的爸爸就是个“五毒”俱全的家伙，还有勇气和胆量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稀里糊涂发了财，正准备不知天高地厚地挥霍时，又因心脏病丧了命，给他妈妈和他留下一笔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钱来规规矩矩过日子，所以总的来说，他应该还算是幸运的人。

刘小刚妈妈原来是个小学老师，不知道是不是遗传原因，她的大女儿是先天性心脏病，很早就死了，所以对小儿子加倍爱护，一直对他很疼爱，当然也很严格，保证他远离不良嗜好。小史说刘小刚一直是个好学生，他们初中高中都是同学，刘小刚性格温顺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毕业后他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，爱梅，他可是大学扩招之前考上的全国重点。

但小史又说，刘小刚成绩虽然好，但似乎没什么大志，同学之间聊起来，他唯一希望的就是将来有个安稳悠闲的饭碗，然后能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，他不太介意工资，也许是家里有钱，而他本人也没有奢侈的嗜好的缘故。应该说，刘小刚实现了他的理想，毕业后找人托关系，终于分到一个悠闲的机关，成了公务员，几年后结了婚，据小史说，新娘子是个孝顺懂事

的女孩儿。我当时听完，想象刘小刚是个子不高，怡然自得的样子。

但刘小刚下午来了之后，我发现他的样子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个子很高，偏瘦，有些苍白，尽管受了致命打击，还是很整洁，衣着可以归入“中国古典品位”的类别。

到了之后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我对面很久，看起来好像有自闭症。我耐心地等着，打量着刘小刚有些秀气的外貌，他长得不英俊，但很顺眼，多少还有点儿孱弱和忧郁的感觉。我个人认为，似乎还有一种能激起女性母性欲望的气质，这个判断从你背后叫做“母老虎”的小胡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实。

你知道小胡平时脾气暴躁，大大咧咧，因为自称性格质朴，所以平时说话就像吵架，大门大嗓得很吓人，凡经过她询问过的涉案人员，几乎都有几天精神紧张的后遗症。但那一天，根本没她什么事，她却主动给刘小刚倒了杯水，蹭蹭啦啦地不肯走，坐在那里等他说话，满眼都是同情，真是见了鬼了！我静静地等着，比了一阵子耐心，我以为可以等到刘小刚调整好了再开口，因为我一向很有耐心的，当然，按你的说法我是肉肉唧唧的那种人，但最后终于还是我忍不住了，因为我发现刘小刚似乎很享受沉默，这样下去三五天也没问题，忘了自己是来求助的。我可没时间陪了。

“你似乎有些事要给我讲。”我只好主动开口提醒刘小刚。

“是，对不起！”刘小刚开口了，话说得很慢，也有些不连贯，“我妈三天前……很意外，她本来身体很好，她和王姨争的时候身体还很好呢，不过——”

如果不是先前小史有所介绍，恐怕就听不懂了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也懒得深究他的表达方式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王姨是谁？”

“我们家保姆。”

“干几年了？”

“十几年了。”

“为什么起争执？”

“好像妈妈说她买菜的小账不对。”

“以前和你妈妈为这事争执过吗？”

刘小刚点点头。

“很激烈吗？”

他又摇摇头。

“经常为此争执吗？”我追问。

刘小刚想了一下，又点点头。

“以前争执的激烈程度和这次相仿吗？”

停了好久，刘小刚才又点点头。

“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疑点吗？”

刘小刚又摇摇头。

问完这些，我沉了一口气告诉刘小刚：“好了，小史已经告诉我了，那盘肉应该是摆在地上，回家你却发现是在桌上，你怀疑王姨挟嫌报复你妈妈，故意放在了桌上，对不对？”刘小刚似乎对我这样直截了当的表达不习惯，有些难堪地点点头，似乎为自己含蓄指证一个老保姆而羞愧。他这样复杂内敛的表达方式我很不习惯，但看来很能打动小胡那颗虎姑娘的心，一劲

儿的让他喝水，好像这样能安慰他，刘小刚则感激地推让，你来我往的，要不是想到他已经结了婚，我就走开，给他们制造机会了。

虽然我一贯喜欢循序渐进地表达一件事，不过考虑到刘小刚话少得厉害，便临时改变方式，敲敲桌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：“我认为你的怀疑依据不足，刚才你说了，保姆在你家十几年了，和你妈妈以前也常为这种小事争执，这次也不格外的激烈，怎么可能突然产生这么大的仇恨？虽然我理解你的心情，认为妈妈死得很冤枉，大部分人都有这种习惯，为冤死的人找个罪魁，但有时候确实是阴差阳错！如果已经确定是意外的话，没有比较确定的疑点，我劝你就不要多想了。”

说完，我点点头，准备离开。因为我很怕和过于寡言的人打交道，交流起来太浪费时间。比如就我们这点儿对白，用掉了快两个小时。

但这次刘小刚的行动反应很快，立刻说了一段相对于他算是长长的话，他说：“郭支队，我知道我的想法可能毫无道理，也没有证据，王姨照顾了我十几年，她是个很好的人，但妈妈死的……我心里不舒服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所以当时也没有说，而是托小史找到了您，因为他说您是最有本事的刑警，我希望您能以个人身份到我们家看看，和王姨谈谈，其实，其实——我很希望——她无辜。”

我看了看刘小刚，还是不想管，一是我本来就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，这是死无对证的事，既然动机不充分，哪怕是蓄意的，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改动了牛肉的位置。

何况就目前的情况听起来，蓄意的可能性也不大。正犹豫怎么解释时，刘小刚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死的，是我妈妈。”他的声音很特别，我认为算是相当有感染力，所以当时我不由自主改了主意，决定去看看。

3

第二天一早我带着“一定要耐心”的决心去了刘小刚家，因为前一天他刚走，小胡那丫头就像恢复本性的母老虎，咆哮着责备我没有同情心，要人家费那么大劲儿才肯去，还教育道：从刘小刚单亲成长的经历，根据心理学可以断定他有“恋母情结”，而且和母亲感情很深，这次打击这么大，所以对他一定要耐心些。

刘小刚的家，是一个平房小院，外部环境很不好，不远处是一个饭店的厨房，又脏又臭，但小院子里面收拾得很整齐，种一些花花草草，房间里布置得很古旧，体现在桌椅板凳都是硬的，墙上挂着白雪红梅、小桥流水之类的国画，我一下子想到了刘小刚给我的感觉，就有些这样的架势。

我看了看死者的照片，是个志得意满的胖老太太，很有主见的样子。这时候王姨过来了，这个刘小刚心目中的谋杀犯五六十岁，个子不高，却很壮实，脸皮皱巴巴的，牙床很高，顶得她的嘴都快合不拢，看起来话语仿佛能自动从嘴里溜出来。

那个王姨一见我，不等我开口，就立刻又气愤又伤心地说

起来，首先声明：自己绝没有老糊涂，把毒牛肉放错了位置。自己的脑子好得很，连三十年前的每次年夜饭吃得什么菜现在还能说出来，难道能记不住几天前的事吗？她郑重表示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吃完晚饭，刘小刚两口子就出去了，当时老太太还唠唠叨叨不高兴，觉得儿子这次没有听从自己的愿望，而是听媳妇的，自己还劝了两句，说要是他能听娘安排一万次，只有一次听媳妇的，就算孝顺儿子了。而老太太还是气哼哼的。她坚持认为正因为老太太心里有气才会稀里糊涂乱吃一气。

因为晚上要去看孙子，她心里很高兴，快地收拾利索了，找个盘子拨出一些吃剩的牛肉，拌上鼠药放在了地上，然后就走了，绝对不可能搞错。

王姨一再申明，她记得清清楚楚，她口气坚定，但眼神儿却多少躲了一下。至于回来盘子在桌子上，她认为那是别人放的。我问，会是谁呢？她想了想，感觉推不到别人身上，因为家里没外人，刘小刚夫妇又先走了，就只好认定是老太太自己拿上来的，因为她小气得要命，不能看到有剩饭，也许是看到地上有牛肉心痛，顺手拿到桌子上，转脸又忘了牛肉已经下了药了。

为了说明自己想法的正确，她举例说明了老太太的小气，比如，明明很有钱吧，却每天跟穷得要过不下去似的，什么都买便宜货，还整天教育全家人要懂得节俭，别看他们全家人外面穿的光鲜，里面的内衣都是穿了好多年了，看起来污糟糟的洗不干净了，连她都觉得该换了。还有，每个月对账她都要难为自己一番，认为自己从中揩油，唠叨不止，直到她宣布不干

才能终了。王姨得意地说，老太太当然不舍得让自己走，哪找自己这样又勤快又便宜又忠心的人？

我没有打断她，希望她痛快地说，死无对证的事最好听当事人讲述，说着说着就能听出问题。事实证明，她很快就说出了前后矛盾的话。比如，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，她又说这个意外的责任其实应该在，哦——我姑且给刘小刚的爱人叫小丽吧，在小丽身上。

她是这么说的：首先，王姨说本来她想用馒头药耗子，但小丽说这耗子准是从前面饭店跑来的，是个吃惯油水的老鼠，所以要用好吃的引诱，最后用了红烧牛肉，结论是——如果是用馒头，就算是放在桌子上，老太太也不会吃；其次，大约十几天前家里进了老鼠，她是建议索性抱个猫来，但小丽说现在谁家的猫也不抓耗子，只抓沙发，而且养起来麻烦，费钱，还是用药省事。结论是——如果是抱猫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第三，耗子药是她托人从乡下拿了毒性最强的那一种，如果是在街上随便买的鼠药，很可能是假货，什么也药不死，怎么会毒死人？所以，从这三点看，责任在小丽身上。

还有，刘小刚也有责任，因为那天吃完饭，小刚提醒她别忘了拌完药再走，还说她总忘事。本来她满心急着见孙子，把毒耗子的事给忘了，这说明，要不是小刚提醒，她不会拌药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意外了。

当然，对于我来说，却认为她这些话充分说明她并非如自己所言——记忆力惊人！以前一定有忘事的历史。但当我正想就这个问题问一下，她倒不给我机会，按自己的逻辑总结起来。